

一本动人心魄的命运之书

一曲勇猛精进的生命的深情赞歌

一段照亮吾土吾民文化精神的“大说”

一副芸芸众生在世经验的恢弘画卷

一阕浩浩乎生命气象的人间大音

一部气势磅礴的现实主义鸿篇巨制

非外借

主角

上

陈彦 著

作家出版社

主角

上

陈彦
著

作家出版社

小说纯属虚构，请勿对号入座。

——作者

上
部

她叫忆秦娥。开始叫易招弟。是出名后，才被剧作家秦八娃改成忆秦娥的。

易招弟为了进县剧团，她舅给改了第一次名字，叫易青娥。

很多年后，忆秦娥还记得，改变她命运的时刻，是在一个太阳特别暴烈的下午。她正在家对面山坡上放羊，头上戴了一个用柳条编的帽圈子，柳叶都被太阳晒蔫干了。她娘突然扯破喉咙地喊叫，让她麻利回来，说她舅回来了。

她舅叫胡三元，在县剧团敲鼓。她娘老骂她舅，说是不成器的东西，到剧团学瞎了，作风有了问题。她也不知道啥叫个作风问题，反正娘老叨叨。

她随娘赶场子，到几十里地外，看过几回县剧团的戏，见她舅可神气了。他把几个大小不一样的鼓，摆在戏台子一侧。他的整个身子，刚好露出来，能跟演员一样，让观众看得清清楚楚。戏要开演前，他先端一大缸子茶出来。那缸子足能装一瓢水。他是不紧不慢地端着摇晃出来的。他朝靠背椅子上坐，二郎腿一跷，还给腿面上垫一块白白的布。他噗噗地吹开水上的浮沫，呷几口茶后，才从一个长布套里，掏出一对鼓槌来。说鼓槌，其实就像两根筷子：细细的，

长长的。“筷子”头朝鼓皮上一压，眼看“筷子”都要折断了，可手一松，又立即反弹得溜直。几个敲锣、打铙的，看着“筷子”的飞舞，还有她舅嘴角的来回努动，下巴的上下含翘，眼神的左右点拨，就时急时缓、时轻时重地敲打起来。整个山沟，立马就热闹非凡了。四处八下的人，循着热闹，急急呼呼就凑到了台前。招弟是后来才知道，这叫“打闹台”。其实就是给观众打招呼：戏要开始了，都麻利来看！看的人越多，她舅手上的小鼓槌就抡得越欢实，敲得那个快呀，像是突然一阵暴雨，击打到了房瓦上。那鼓槌，看似是在一下下朝鼓皮上落，落着落着，就变成了两个喇叭筒子，好像纹丝不动了。可那鼓，却发出了皮将爆裂的一迭声脆响。以至戏开始了，还有好多人都只看她舅，而不操心场面上出来的演员。好几次，她都听舅吹牛说，附近这七八个县，还找不下他这敲鼓的好手艺。省城大剧院的戏，舅说也看过几出的，就敲鼓那几下，还没有值得他“朝眼窝里眨的”。不管舅吹啥牛，反正娘见了就是骂，说他一辈子就知道在女人窝里鬼混。三十岁的人了，还娶不下个正经媳妇。骚气倒是惹得几个县的人都能听见。后来招弟去了县剧团，才知道她舅有多糟糕，把人丢得，让她几次都想跑了算了。这是后话。

她从坡上回来，她舅已经在吃她娘擀的鸡蛋臊子面了。她爹在一旁劝酒。舅说不喝了，再喝把大事就误了。

舅对娘说：“麻利把招弟收拾打扮一下，我赶晚上把娃领到公社住下，明天一早好坐班车上县。看你们把女子养成啥了，当牛使唤哩，才十一岁个娃娃么。这哪像个女儿家，简直就是个小花子，头蓬乱得跟鬼一样。”

要是放在过去，娘肯定要唠叨她舅大半天。可今天，任舅怎么说，娘连一句话都没回，就赶紧张罗着要给她洗澡、梳头。她舅还补了一句说：“一定要把头上的虱子、虮子篦尽，要不然进城人笑话呢。”她娘说：“知道知道。”娘就死劲地在她头上梳着篦着，眼看把好些头发都硬是从头皮上薅掉了，痛得她眼泪水都快出来了。娘还在不停地梳，不停地篦，她就把头躲来躲去的。娘照她后脑勺美美磕了

几下说：“还磨蹭。你舅给你把天大的好事都寻下了，县剧团招演员，让你去哩。头上这白花花的虱子乱翻着，人家还让你上台唱戏？做梦吧你。”说着，又磕了她一下。

招弟也不知是高兴，还是茫然，头嗡的一下就木了。她可是连做梦都没想过，要到县剧团去唱戏的。这事，她舅过去喝酒时也提说过，说啥时要是剧团招人，干脆让姊妹俩去一个，也好让家里减轻一些负担。她想，那咋都是她姐来弟的事。来弟比她漂亮，能干。她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主儿。娘老说，招弟一辈子恐怕也就是放羊的命了。可没想到，这事竟然是要让她去了。

洗完头，娘给她扎辫子的时候，她问：

“这好的事，为啥不让姐去？”

娘说：“你姐毕竟大些，屋里好多事离不开。我跟你爹商量来商量去，你舅也同意，还是让你去。”

“我去，要是人家不要咋办？”她问。

娘说：“你舅在县剧团里，能得一根指头都能剥葱。谁敢不要。”

娘把她姐的两个花卡子从抽屉里翻出来，别在了她头上。这是姐去年挖火藤根，卖钱后买下的，平常都舍不得戴。

“姐不让戴，你就敢给我戴？”她说。

“看你说得皮薄的，你出这远的门，戴她两个花卡子，你姐还能不愿意。”

娘说完，咋看，又觉得她身上穿的衣裳不合适。不仅大，像浪浪圈一样，挂搭在身上，而且肩上、袖子上、屁股上，还都是补丁摞补丁的。就这，还是拿娘的旧衣裳改的。娘想了想，突然用斧子，把她姐来弟的箱子锁砸了。娘从那里翻出一件绿褂子来。那是来弟姐前年过年在供销社买的，只穿了两个新年，加上六月六晒霉，拿出来晒过两回，再没面过世的。不过两年过年，来弟姐都让她试穿过，也仅仅是试一下，就赶紧让她脱了。那褂子平常就一直锁在箱子里，钥匙连娘都是找不到的。

她咋都不敢穿，还是娘硬把绿褂子套在了她身上。褂子明显大了

些，但她已经感到很派派、很美观、很满足了。

姐那天得亏不在，要是在，这衣服不定还穿不成呢。

出门时，舅看了看她说：“你看你们把娃打扮的，像个懒散婆娘一样。再没件合身衣服了？”

娘说：“真没有了。就身上这件，还是她姐的。”

舅无奈地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，看看你们这日子。不说了，到城里我给娃买一件。走！”

刚走了几步，娘就放声大哭起来。

娘突然跑上去一把抱住她，咋都不让走。娘说娃太小，送去唱戏，太苦了。就是在家放羊，也总有个照应，这大老远的，去了县上，孤孤单单的，娃还没满十一岁呢。娘越想越舍不得。

舅就说：“放你一百二十个心，娃去了，比你们的日子受活。一踏进剧团门槛，就算是吃上公家饭了。你扳指头算算，咱九岩沟，出了几个吃公家饭的？”

算来算去，这么些年，沟里还真就出了舅一个吃公家饭的。

爹就劝娘，说还是放娃走，不定还有个好前程呢。

招弟就眼泪汪汪地跟着舅走了。

刚出村子，她舅说：“得把名字改一下，以后不要叫招弟了。来弟、招弟、引弟这些封建迷信思想，城里人笑话呢。就叫易青娥吧。省城有个名演员叫李青娥，你叫易青娥，不定哪天就成大名演了呢。”舅说完，还很是得意地笑了笑。

突然变成易青娥的易招弟没有笑。她觉得舅是在说天书呢。

易青娥舍不得娘，也舍不得那几只羊，它们还在坡上朝她咩咩叫着。

十几年后，易青娥又变成了忆秦娥。

在她的记忆深处，那天从山里走出来参加工作，除了姐的两个花卡子和一件绿褂子外，娘还硬着头皮，觑着脸，从邻居家借了一双白回力鞋，两只鞋的大拇指处都有点烂。不过人家很细心，竟然用白线补出了两朵菊花瓣。鞋才洗过，上过大白粉，特别的白。虽然大了几

码，娘还给鞋里塞了苞谷叶子，但穿上好看极了。她一路走，还一路不停地朝脚上看着。惹得舅骂了她好几回，说眼睛老盯在脚背上，跟她娘一样，都是些山里没出息的货。

多少年后，剧作家秦八娃给秦腔名伶忆秦娥写文章时，是这样记述的：

那是1976年6月5日的黄昏时分，一代秦腔名伶忆秦娥，跟着她舅——一个著名的秦腔鼓师，从秦岭深处的九岩沟走了出来。

那天，离她十一岁生日，还差十九天。

忆秦娥是穿着乡亲们送的一双白回力鞋上路的……

二

易青娥跟着舅，在公社客房歇了一晚上。

公社好几个人跟她舅都熟，晚上来房里谝，还弄了半坛子甘蔗酒，就一碗腌萝卜，七七八八地干喝了半夜。易青娥睡在里间房，盖着被子，装睡着了，就听他们谝了些特别没名堂的话。有的易青娥能听懂，有的一点都听不懂。他们问她舅：剧团人，是不是都花得很？几年后，易青娥才知道“花”是啥意思。她舅说，都是胡说哩。有人说：“哎，都说剧团里的男女，干那事，可随便了。”舅说：“照你们这样说，好像剧团人的东西，都长在手心了，手一挨，麻达就来了。那是单位，跟你们这公社一样，要求严着哩。你胡朝女的身上挨，一胡挨，搞不好就开除球了。你们这公社好几任书记，不都招这祸了？”后来，喝着喝着，就开始审问她舅：“听说你胡三元，就是个花和尚啊！”都问他在剧团到底有几个相好的。舅死不承认，几个人就要扒舅的裤子。舅说：“有娃在呢，有娃在呢。”有人就把中间的格子门拉上了。她听见，几个人好像到底还是把舅的裤子扒了。舅好像也给人

家承认，是有一个的。再后来的事，她就知道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她跟舅就坐班车去了县城。车在路上还坏了几起，到县城已是杀黑时分。易青娥东张西望着，就被她舅领进了一个窄得只能骑自行车的土巷子。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了好久，终于有一个门洞，大得有两人高，五六个人横排起来那么宽，歪歪斜斜地敞开着。

舅说：“到了。”

里面有个院子，院子中间有根木杆，上面挑着一个灯泡。灯泡上粘满了细小的蚊虫。还有一蓬一蓬的虫子，在跃跃欲试着，一次次朝灯泡上飞撞。

有人跟舅搭腔说：“三元回来了。”

舅只哼了一声，就领着她进了前边院子。

所谓前后院子，其实就是一排平房隔开的。

整个院子很大很大，是由几长溜房子合围起来的。

易青娥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院子。

前院也是中间竖了根木杆，杆子上吊个灯泡。灯泡被一个烂洋瓷盘样的罩子扣着。无数的蚊虫也在拼命朝光亮处飞扑着。有的粘到灯泡上，有的就跌落在地下了。

地上是厚厚一层飞虫尸体。

前后院的灯杆下，都有一个水池子，有人在那里冲洗得哗啦啦一片响。

她舅刚走进前院，就有人招呼：“三元，你跑尿呢，今天咱们在院子里逮了一条菜花蛇，刚吃完，你就回来了。”

“吃死你。”她舅说着，就领她走进一个拐角房里去了。

舅的房不大，摆了一张床，还有一个条桌，一把老木椅，一个洗脸盆架子。房的正中间支着他的鼓。一个灯泡，把用报纸糊的墙和顶棚，照得昏黄昏黄的。

舅的床干干净净的。被子和枕头，都用白布苫着。易青娥累得刚想把屁股端上床，就被舅一下拉了下来，说：“屁股那么脏，也不打一下灰，就朝床上赖。”说着，舅把枕头旁边一个很讲究的刷子拿过

来，在她身上、屁股上，细细扫了一遍。舅说：“剧团可都是讲究人，千万别把放羊娃那一套给人家带来了。脏得跟猪一样，咋跟人在一起排戏、唱戏呢？”

易青娥刚在床拐角坐下，就见一个女的闪了进来。易青娥一下认出来了，这不就是上次在公社看戏，那个演女赤脚医生的吗？她吓得急忙从床边溜了下来。

那女的倒是和善，先开口了：“这就是你姐的娃？”

舅噢了一声。

那女的突然扑哧笑了：“不会吧，这娃咋……”

不知她想说啥，舅急忙给她挤眼睛，她就把话咽回去了。

舅说：“这就是剧团的大名演，胡彩香。叫胡老师。你看过胡老师戏的。”

易青娥怯生生地点点头。

舅对胡彩香说：“这回就靠你了噢。下个礼拜就考试，你无论如何得把娃带一带。先把唱腔音阶教一下，再给娃把胳膊腿顺一顺，能看过去就行。”

胡彩香说：“哎，这回报名的可不少，据说是五选一呢。”

舅说：“哪怕十选一呢，剧团人的亲戚还能不照顾？”

胡彩香说：“你看你才回去两天，就啥都不知道了。今早才开的会，黄主任说了，这回要坚决杜绝走后门的风气，团内团外一个样。”

舅把牙一咬：“嚼他娘的牙帮骨。不收我姐的娃，你叫他试试。”

胡彩香急忙掩嘴说：“你悄声点。小心人家听见，又开你的会哩。”

“开他妈的个瘪葫芦子！”舅骂开了。

胡彩香急得直摇头：“你就是个挨了打，不记棍子的货！”

“记他妈的瘪葫芦子，记！”

“好了好了，我都不敢跟你多说话了，一搭腔，躁脾气就来了。明晚又演《向阳红》呢，你知道不？”

“给谁演？”

“说是上边来了领导，专门检查啥子赤脚医生工作的。”

“重要演出，那肯定是你上么。”

胡彩香把嘴一撇：“哼，看把你能的。我上，我给人家黄主任的老婆，还没织下背心呢。”

“啥事嘛？把人说得稀里糊涂的。”舅问。

“你不知道了吧。那骚货前一阵，在县水泥厂弄了十几双线手套，拆呀缠呀的，不是老在用钩针，钩一件菊花背心吗？你猜最近穿在谁身上了？”

“黄主任的老婆？”

“算你娃聪明！昨天晚上下了场雨，那女人就穿着出来纳凉了。你说这么热的天气，好不容易下点雨，都不怕捂出痱子来。嘿，人家就穿出来了，你有啥办法。哼，穿么，哪一天把那个米妖精，勾引到她老汉的床上，她就不穿了。”胡彩香说得既眉飞色舞，又有些酸不溜溜的。

舅说：“都定了，让米兰上？”

“人家今天把戏都练上了。”

“让她上么。明明不行，领导还要硬朝上促呢。看我明晚不把这戏，敲得烂包在舞台上才怪呢。”

胡彩香又撇撇嘴说：“吹，吹，可吹。小心明晚上给人家献媚，把糖都喂到人家嘴里了。”

“我给她献媚？呸！”

胡彩香说：“我就看你明晚能拉出一概啥硬货来。”

“放心，那些给哈屎领导献媚的，我都有办法收拾。”舅把话题一转，说，“你可得把这娃的事当事。”

胡彩香说：“放心。你这窄的床，又是个女娃，睡着多不方便，就到我那儿睡几天吧。刚好，我也能给娃说说戏。”

舅说：“那就太麻烦你了。”

“看你那死样子，还说这客气话。”胡彩香说着，就把懵懵懂懂的易青娥拉到她房里去了。

胡彩香的宿舍跟她舅中间只隔了一个厨房。房子一样大，里面摆

设也几乎差不多。不过胡彩香毕竟是女的，房里就多了许多梳子、发卡、雪花膏之类的东西。走进去，先是一股香味扑鼻而来，甚至有些刺人眼睛。胡彩香到院子里端了一盆凉水回来，又把暖瓶里的热水兑了兑，让易青娥洗了麻利睡。她就出去到院子里，跟水池子附近坐着的人闲聊传去了。易青娥听见，那些话里，有一句没一句的，都与那件菊花背心有关。

易青娥洗完后，就上床缩成一团，胆怯地睡在胡彩香的床拐角了。

外面有水声，有说话声，还有笛子声、胡琴声、唱戏声。再有夜蚊子的嗡嗡轰炸声。

易青娥突然有些害怕，把身子再往紧里缩了缩，几乎缩成了蚕蛹状。

在山里放羊，即使走得再远，她都没害怕过。但在这里，她害怕了。她觉得唱戏好像没有放羊那么简单。她想回去，却又不敢对舅讲。她用毛巾被把头捂起来，偷着唤了一声“娘”，眼泪就唰唰地下来了。

三

易青娥也不知昨晚是啥时睡着的，反正早上是被唱戏声吵醒的。在山里，一大早，几乎都是被鸟和家禽的叫声吵起来的。除了放牛娃的吆牛声，偶尔也会有人喊几声山歌，哪里还能听到这么好的唱戏声呢？并且不是一个人唱，而是好几十个人在唱。有的在院子里唱，有的就在自己房里唱。还有乐器声，也都是单打独吹。一切就像山里的大蜂巢，突然被人戳了一棍，或是被谁拿石头砸了个大窟窿，狂奔出来的蜂，能噪咏得一条沟里，几天都听不见人声水响。

易青娥看到的剧团清晨，竟然是这样一个蜂巢遭劫的所在，感到好新鲜的。她就急忙穿了起来。她看见胡彩香把房门大开着。胡老师的一条腿，蹬着门框的右下角，一条腿，却高高跷在门框的左上方。

两条腿像是撕开了翅膀的鹰一样，绷成一字状，裆那一块儿，甚至让平行的“一”字，随着闪动的节奏，还一次次变成了反弓形。易青娥知道，这叫压腿。剧团人腿都很软，她随娘赶场子看戏时，就见他们随时随地、有事没事的，都能高高地端起一条腿来。脚尖随便就能够着鼻尖，并且一边够着，嘴里还一边在“咦咦啊啊”地喊嗓子。胡彩香也在喊，但声音好像压着。见她起来，才大声“咪咪咪嘛嘛嘛”了几下。

“来，洗把脸，我教你练练音阶、音准。”胡彩香指了指脸盆说。

易青娥见脸盆里的水早打好了，就轻手轻脚地洗了两把。她想上厕所，哼哼唧唧地问胡老师：“茅私……在哪儿？”

“茅私？”胡彩香一愣，“噢，我知道了，厕所，是吧？你舅原来也叫过茅私来着。以后别这样叫了，好土气的。”

胡彩香把厕所位置一指，易青娥就顺着墙角，朝那儿溜去。

出了门，她才看见，院子里到处都是人。有高高端着腿的，有靠着墙“倒竖阳桩”的。很快她就知道，那不叫“倒竖阳桩”，叫“拿大顶”。还有在院子里翻跟头的，玩棍的。她不敢看，只把眼睛杵在自己的脚背上。走到舅的门口，她听到里面的板鼓声，敲得就跟铁锅炒豆一样啪啪乱响。舅嘴里还念念有词的：“嘟儿——八、达、仓！仓才，仓才，仓儿令仓，一打打，才！”她朝舅看了一眼，见舅精力正集中着，把鼓敲得，自己两个腮帮子都胀多大。她就急忙低头走过去了。

叫厕所的茅私，大得吓人，光女的这边就七八个坑。蹲在里面的两个女人，嘴里还在哼着戏。她有些不好意思蹲，就溜出来在门口等了等。有出来的，却又有进去的。实在等不及，她只好硬着头皮又溜进去，在墙拐角低头蹲下了。

“哎，米兰，听说今晚《向阳红》，是你唱赤脚医生？”一个女的问。

米兰这名字，昨晚胡彩香老师和她舅好像提起过。她就扯长耳朵听了起来。

“唉，人家演得不要了，让咱掠掠西瓜皮哩。”

“胡说呢，你现在是黄主任的大红人了，还掠谁的西瓜皮呢。”

那个叫米兰的好像很生气，说：“谁嚼牙帮骨哩，我还是人家的大红人了，谁嚼的？”

另一个急忙说：“看你这热脸子，大红人还不好？我想当，可这黑板头，当不上么。”

那个叫米兰的，一下提起裤子说：“谁再嚼舌头，小心烂舌根子。”说着一冲就出去了。

另一个也不蹲了，一边撸裤子一边说：“哟哟，想朝台中间站，还怕挨砖头哩。看把你个碎×货能的些。”也出去了。

易青娥只感到阵阵害怕。村里人也相互斗，相互戳黑窝子哩，不是为葱蒜、鸡蛋，就是为地畔子，可不像这剧团里，好像都是为唱戏争哩。她正纠结着，就听隔壁男厕所里，传来几个说话的声音：

“你狗贼拿了半天大顶，还把裤裆顶得跟帐篷一样。”

“娶个媳妇，帐篷一下就塌了。”

“娶鬼哩。你没看咱这女同胞，都叫社会上的人号完了。咱们也只好干球敲破炕板了。”

“不用敲，有办法。”

“啥办法？”

“用铁丝把那家伙捆起来。”

一阵哈哈大笑声，就听一群人又从男厕所那边哄哄闹闹出去了。

易青娥觉得剧团人太怪了，都怪得让人接受不了。

回到胡彩香房里，胡老师就给她教起拔音阶来：

“1——，2——，3——，4——，5——，6——，7——。”

“都——，来——，米——，发——，索——，拉——，西——。”

胡老师要求她一个音一个音地朝上唱。

她嫌丑，不敢出声。

胡老师就说：“唱戏还怕丑，那就只好跑龙套了。唱戏先得胆子大，敢做动作敢发声。这叫自信心，懂不懂？”

她就试着把声音往大里唱。好在外面是一笼蜂的乱咏，大声唱也就唱了。

没想到，胡老师还有些惊讶：

“哎呀，哎呀，娃嗓子好着哩呀！有人教过吗？”

易青娥直摇头说：“没有。”

是真的没有。要说唱，那就是放羊时，在坡上乱喊过。跟前没人，着急，不喊能憋疯。就喊，就唱。有时甚至把嗓子都能唱哑了。可那不是唱戏，那就是山里人胡喊叫的歌子。放牛的、砍柴的、挖地的，谁都能喊几句。易青娥还生怕把人丢了，没想到，胡老师还大为吃惊，端直去把她舅叫来说：“娃嗓子好着哩！没想到，音域宽，还甜得很。就是音准有点问题，是没训练过。不像是天生的左左嗓子。要好好教，不定还能教出个台柱子来呢。”

舅就吹上了：“你以为呢，没这点条件，我还能把自家的外甥女胡乱朝剧团塞？你知道不，她爹过去就唱过皮影戏，还是远近闻名的好唱家呢。”

“是不是？”

“还能哄你。现在是不让唱了，要让唱，到县里来唱，把剧团有些烂唱家都能吓死。”

“吹，吹，可吹。”

易青娥过去倒是隐隐乎乎听村里人说过，她爹是能唱皮影戏的。她还问过，爹一口让她把嘴闭了。爹说胡说啥呢，那是“四旧”，爹啥时唱过了？再胡说，小心抽烂你的嘴。她也不知“四旧”是个啥，就再没敢问了。要不是舅今天提起，她把这事都快忘记了。

胡老师的肯定，倒是让她有了信心，这声音也就越唱越大了。

胡老师又给她教了些简单的动作，要她考试时大大方方的，说：“别蹑头缩脑的，就保准能过。还有你舅哩么。谅他谁也不敢得罪了你那个‘刺儿头’舅。”

易青娥就照胡老师教的，先当着胡老师练，下午舅去排练了，她又到舅房里练。排练厅在舅房的斜对面，易青娥听到那里整整响动了